皇清經解

B C 12
478
107

4.18
10

周書

尚書後案

仁
478
107

東洋學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四

尚書後案

周書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案曰無逸伏生大傳作毋逸論衡語增篇引同史記作無佚祭邕石經于下文乃逸之逸作勿又無淫于觀于逸作毋勿則于此篇首亦必作毋勿可知也儀禮士昏禮夙夜毋違命注云古文毋作無則毋無通也說文卷十上兔部云逸失也从辵从兔兔謑謥善逃也卷八上人部云佚佚民也从人失聲卷十三下力部無勚字石經殘碑論語夷逸作佚漢書凡逸多作佚而勚則未之見疑逸佚勚亦通也）鄭曰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尚書疏）傳曰嘆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

學海堂
吳王光祿鳴盛著

支那所錢有物

門 荒卷

〔案曰〕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五經異義載易孟京說亦云然攷易觀五爲君子之名則君子非人君之稱止是在官長者傳云君子且然況王者乎與鄭合也大雅鳧鷖以君子斥成王者彼欲明太平君子皆然故稱之與此注不悖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案曰穡蔡邕石經作嗇

〔傳曰〕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案曰〕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論衡儒增篇引此文而解之云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以爲常攷禮記禮器記夫子論蜡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注蜡之祭主先嗇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勤稼穡有百日之勞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論衡據此以說此經之義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釋文曰)相息亮反諺魚戰反○案曰諺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云古文尚書作㑴蔡邕石經作憲喜建反毛詩板云毋然憲憲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是也誕石經作延省筆也否作不古字通也

〔傳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乃

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
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疏曰論語由也諺諺則叛諺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鄭曰中宗謂太戊也詩二十之二傳曰太戊殷家中世尊其
德故稱宗疏曰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
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
其廟不毀故稱中宗
案曰鄭及傳云云者商頌烈祖序祀中宗也鄭箋云中宗殷
王太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
顯之號爲中宗是也此疏言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彼
烈祖疏亦謂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異義詩魯說丞相匡

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
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
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不駁明亦以爲不毀
也則非徒六廟鄭言殷六廟者據正者言也禮諦命徵曰殷
五廟至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
廟四故六是六者決定不毀至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
常數亦不定也攷漢書韋元成傳永光四季詔議毀廟事丞
相元成等議曰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
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
祭義當云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
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

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君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諡而已此自是正論後哀帝時劉歆又議云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正法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此以三宗之帝甲爲太甲與鄭不合其謬不待言宗無定數廟濫祭瀆恐亦無此禮馬昭云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據此則殷之三宗廟皆不世此疏既妄烈祖疏亦未必得鄭意皆非也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釋文曰嚴如字又魚檢反馬作儼○案曰嚴同馬作儼曲禮儼若思注云儼嚴史記魯世家徐幹中論天壽篇所引並嚴儼通也寅史記作敬傳亦訓爲敬則此字當作寅說文卷十四下寅部云髕也正月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強象人不達髕寅于下也此字無敬義卷七上夕部夤字注云敬惕也易曰夕惕若夤後人與堯典夙夜惟寅皆改作寅非也度蔡邕作庶亮亮本俗字不知所从無以下筆說文卷八上人部云倞彊也疑亮即倞字移人于下誤衣作高遂作亮而載籍中遂罕見倞字惟唐楊倞注荀子尚作倞耳晚晉尚書多俗字亮采惠疇亮天功亮采有邦及下文亮陰騭皆作亮今觀石經蔡邕已用此字而諸葛孔明亦以此爲名則其來久矣以亮爲度義未詳也〔鄭曰恭在貌敬在心〕〔尚書〕〔傳曰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疏曰祭義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

〔案曰〕鄭云恭在貌敬在心者鄭意以嚴恭爲貌寅畏爲心也既以恭爲貌則字不當从心疑古文恭字只作共秦人始加心而古實無此字說文卷十下心部雖有要許慎亦多有依

秦文者卷三上共部但云同也疑漏其訓今經典中如文十八年傳兄友弟共之類作共者尚有之檀弓俗刻恭世子釋文恭音共本亦作共宋刻則作共世子釋文亦互易釋文單行足本正同可見古文只作共不从心或即用卷三上艸部之龔亦可也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釋文曰治直吏反○案曰治蔡邕作以未詳祇史記作震皇陶謨曰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祇作振盤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蔡邕震作祇費誓振徐廣云敬一作祇復之魯世家作敬復之徐廣云敬一作振然則祇震振皆通也享蔡邕皆作饗

馬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冊府元龜五十八卷帝王部勤政篇

案曰馬以寧爲安釋詁文

肆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案曰徐幹中論天壽篇引作肆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釋詁時寔同訓今尚書及爾雅皆从俗作暨

鄭曰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于暨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也詩商頌譜疏○史記馬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魯周公世家集解

役有所勞苦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閒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

案曰鄭云舊猶久者說文卷十三下龜部云舊也白虎通著龜篇龜之爲言久也是舊久義通魯世家作久勞于外是也爰于暨與釋詁文云武丁爲父將師役者易既濟九三高宗

伐鬼方三年克之虞翻注云高宗殷王武丁于寶注云鬼方北方國詩商頌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毛傳云殷武殷王武丁也鄭箋云殷道衰楚人叛高宗出兵伐之易詩所言未見必爲太子時事但即位後自宜命將豈能屢自親征或有太子時事馬不言出兵意亦略同也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案曰亮陰說命同論語作諒陰字當因倥而誤說已見上至諒字則見說文卷三上言部注云信也今僞孔既訓此字爲信其解雖謬然如其說亦宜作諒今改爲亮是謬之謬也鄭于喪服四制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閻讀如鶉鶉之鶉閻謂廬也故于此經注云諒闇轉作梁閻則鄭所傳古文尚書實作諒闇而其意則謂當轉讀作梁閻也

鄭曰作起也諒閻轉作梁閻楣謂之梁閻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季之禮居倚廬杜楣不言政事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三卷○

左傳一卷隱元年疏○馬曰亮信也陰默也爲聽于冢宰信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馬疏○晉書二十卷禮志○杜佑通典默而不言左傳隱元年疏始十年議皇太子喪服引禮篇引傳上殷暢議○案曰杜預于泰杜注左傳于今尚書皆不引耳今孔傳亦無此文故定爲馬傳傳曰武丁起其作王位則小乙亦乃有信默三季不言言孝行著疏曰亮信陰默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季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于書而高之謂之高宗三季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

案曰鄭云作起也者說文人部文云楣謂之梁者爾雅釋宮文云閻謂廬也者伏生大傳亦引傳說曰高宗居凶廬三季

不言此之謂梁闇與鄭合也又云居倚廬柱楣者儀禮喪服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凷又云既虞翦屏柱楣然則居倚廬是始遭喪時柱楣是既葬之後也居倚廬者鄭注既夕記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是也柱楣者鄭注喪服四制云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又注喪服傳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賈公彥疏云翦屏者既虞之後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然則所謂柱楣者即施于倚廬之處故鄭作言居倚廬柱楣也朱子云柱字从手不从木音家與反蓋始者戶北向卅爲屏不翦其餘卅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卅始者無柱與楣詹著于地至是乃施楣及短柱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說文無柱字古通用柱从木不从手朱子小說其言梁闇之制則是不知論

語集注何以只泛言天子居憂之名殊覺顢頇鶻突後人更造菴字以當闇後漢皇甫規入菴廬巡視三軍悅感周武帝攻高齊兵去之後齊人謂柏菴爲帳幔不疑兵退是則結草木爲廬皆曰菴漢胡建傳注匿者小室之名若爲菴屋之類攷說文卷一下艸部無菴字新附亦無則此字實當作闇也論語子張引書高宗諒陰云云何晏集解采孔安國注云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然下云不言足矣上言信默語意複疊孔說非是馬融從之古文尚書僞本托名安國爲傳亦采論語注入之說命傳同而彼正義又添出信默之信爲信任冢宰邢昺論語疏亦用之尤妄中之妄矣當從鄭說爲正晉書杜預傳元皇后崩依漢魏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季之喪

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
盧欽問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
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
曰弔生不及哀此者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周景王有后世
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譏之曰三季之喪雖貴遂服
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季而云諒闇
早則既葬除喪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季故稱遏
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
季無改于父之道玩預說知梁闇乃囚盧非信默之謂信默
之解出于安國鄭師祖孔學而不襲其說知鄭學之宏通非
諸儒所及也國語武丁三季默以思道韋昭卽以諒闇解默
字之義此
尤誤會

其惟不言乃雍

鄭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尚書傳曰在喪疏
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疏曰鄭元意謂此言乃雍
者在三季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爲出言在三季之外說

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不言在喪
必無言矣知喪畢乃言也

案曰鄭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者不言特不出政非三季
竟如土偶故鄭以爲在三季內之言說命乃僞書云免喪猶
不言者欲以起下羣臣咸諫正如今日作時文者挑剔翻弄
法耳豈可作事實乎且坊記上文先引論語三季無改于父
之道下文方引高宗三季不言言乃讙則言乃讙在三季內
非免喪後可知也又以雍爲和諧者大雅思齊毛傳廱廱和
也雍廱通也據疏所引鄭注則鄭所傳古文尚書亦作言乃
雍與僞孔同史記魯周公世家作言乃讙裴駰集解引鄭注
云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坊記引作言乃

讙注云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此與史記同但裴駰所引鄭注如果是無逸注則既解爲雍又解爲驩必無此理蓋作驩者今文史雖稱司馬遷所載多古文實亦篠采今文作雍者則古文也裴駰所采必是鄭大傳注而于無逸仍作雍解各從其家漢儒傳經往往如此熊朋來經說乃云坊記言乃讙注但知有說命之書不知其爲無逸之文矣稱爲讙說之讙不知本文當爲雍說命晚晉僞書鄭何由見鄭于無逸明云和諸乃訕其不知非也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馬曰寧安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馬云云者釋詁文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鄭曰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　尚書疏

傳曰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故亦享國永季

案曰鄭云云者詩無小大論語無小大皆指臣民是也傳謂政之小大非也史記云高宗饗國五十五季裴駰注云尚書作五十九季至蔡邕石經則又作百季漢書五行志有云高宗致百季之壽劉向杜欽雨傳　杜欽在杜周傳中　亦俱有此言與蔡邕合王充論衡卷二無形篇云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季又卷五異虛篇云殷高宗時桑穀俱生于朝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桑穀乃遂享百年之福此皆與尚書不同所傳者異也

其在祖甲

鄭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尚書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又索隱十卷○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困學紀聞二卷○馬同王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尚書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同

案曰鄭云云者說見下文王義非是辨亦見下

不義惟王舊爲小人案曰舊久記作久

鄭曰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于人閒故云久爲小人也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一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二卷○黃度尚書說六卷○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下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一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五卷○吳澄書纂言四卷○朱祖義尚書句解九卷○金履祥通鑑前編五卷馬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閒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武丁欲祖庚立祖庚欲祖甲立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太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疏曰祖甲是太甲爲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爲小人之行鄭元云云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亾殷之源宜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也

案曰鄭馬云云者鄭馬以此節舊爲小人作其卽位文勢正同小人言其位非言其德且無爰暨小人作其卽位與上節逸一篇小人字凡見皆指微賤而言非謂險小之人故知是

逃于民間而爲小人也傳以爲太甲非是疏引國語史記辨
祖甲非賢但經與傳記不同當以經正傳記不當以傳記疑
經辨詳下文
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
之享國三十有三年（案曰三十唐石經作卅但卅乃變文依正
當作冊說文冊部云冊三十并也先合反）
王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史記魯周公
世家集解）傳曰在
桐三季思集用光起就王位于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
能安順于眾民不敢侮慢慢悗獨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季此
以德優劣立季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
稱祖（疏曰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以德優劣季多少爲先
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

之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
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
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案曰祖甲鄭以爲帝甲說本馬融傳以爲太甲說本王肅鄭
是傳非也三宗世次相承歷然不紊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
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
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其辨一也禮祖有功宗有德考之
史太甲稱太宗而未嘗稱祖正義于此說已持之不堅足徵
其妄其辨二也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
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有二帝俱稱祖甲其辨三也孔傳之
意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爲一彼僞文固不足信且

此小人言其位非言其德乃云太甲爲小人之行不亦妄乎

其辨四也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按紀季太甲惟得十二季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季知祖甲是帝甲明矣司馬貞所見紀季舊本自是可據今本紀季朱子以爲僞書太甲享國甚短所以不數又何疑乎其辨五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釋文曰耽丁南反樂音洛○案曰生則逸中論天壽篇引作湛耽樂字皆不重出惟耽樂之從耽字論衡語增及論衡中論引皆作是從亦罔或克壽中論引同鄭崇傳論衡所引作時亦罔有克壽四三中論作三四

傳曰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與小人之子同其敝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以耽樂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高者十李下者三季言逸樂之損壽

案曰傳云逸樂損壽者漢荀欽傳欽說王鳳引曰或四三季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佚欲生害與傳逸樂損壽合也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引此經而說之云長夜之飲糟丘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困毒而死雖未死宜羸臞矣與傳義同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傳曰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

于日中昊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釋文曰昊如字馬本作俾鮮思淺反昊音則本亦作仄）○案曰蔡邕石經及漢谷永傳引小民皆作小人惠鮮作惠于（釋文曰俾使也）傳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之鰥寡之人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釋文曰昭五季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疏曰昭五季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昊謂過中而斜昊也昊亦名昃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爲辰日昃爲未言文王勤于政事從朝不食或至于日中或至于日昊猶不暇食故經中昊埶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遑亦暇也重言之古人複語猶艱難也

案曰馬云俾使釋詁文云惠鮮鰥寡者僞孔本如此當有所據但依文義宜以惠鮮相屬爲解謂惠鮮此鰥寡今云加惠鮮乏之人非也攷釋詁云鮮善也詩小雅北山箋車舝箋大雅皇矣箋皆用此義然則此經亦當訓善即鮮我未老鮮我覯爾之鮮當音仙黃鳥箋云以善道與我是也墨子卷四兼愛中篇云文王不爲眾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穉人黍稷狗彘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案同）獨無兄弟者有所襲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是正說此經之義也傳以昊爲日昃者說文卷七上日部昃在新附注云日仄也國語卷十七楚語左史倚相語子亹引此經韋昭云

曰吳曰昳與傳合也說文厎字注云日在卤方時側也从日厂聲此當云从日从厂厂亦聲徐鉉曰俗別作昊非是然汗簡亦有昊字葢說文卷九下厂部云厂側傾也卷十下矢部云傾頭也二字皆阻力切又皆傾側象日卤下且厂字籀文厎即从矢故厎亦可作昊也離九三日昊之離荀爽云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昊欲言其勤故兼舉中昊也豐象曰中則昊孟喜作稷中候握河紀云昧明禮備至于日稷鄭注云稷讀曰側穀梁春秋經云戊午日下稷公羊傳皆作昊范甯曰稷昊也隸釋卷一成陽靈臺碑云日稷不夏卷四李翁析里橋郙閣頌云劬勞日稷卷九費鳳別碑云乾乾日稷伏琛齊地記云齊城卤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古側稷音近然卷二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仍云勞神日昊則厎之作昊自漢已然也經云不遑暇食而傳惟云不暇食者遑亦暇也皇暇釋言文召南殷其雷小雅四牡傳皆云遑暇也國語則以皇爲遑說文卷二下辵部遑在新附注云或从彳此字不知始何時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釋文曰供音恭○案曰遊田作盤游于田國語卷十七楚語惟正之供作惟政之恭說文無供字據漢書及蔡邕石經只作共此與下文萬民惟正之供皆晉人改

〈傳曰〉文王不敢樂于遊逸田獵以眾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疏曰〉釋詁云盤樂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鄭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季尚書疏○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

序疏王曰文王受命嗣位爲君尚書傳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季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文王世子文也于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季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季即位此據代父之季故爲即位時季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季半折以爲中身則四十七時于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云受殷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云嗣位爲君不言受王命

案曰鄭云受殷王嗣位之命者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鄭彼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嗣樹子不易也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韋昭注云以爲太子春秋文元季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是諸侯世子嗣位爲君必受命天子殷制當亦然也攷詩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云受天命王天下又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則又是受商王錫弓矢專征伐之命鄭恐人疑此受命如彼二文所言故特言受殷王嗣位之命也知者文九十七而終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季而崩則受天命時季已九十弓矢之錫當亦距此時不遠此言中身則是中季其後享國尚有五十季則非彼二文之受命矣王注同也又呂覽季夏紀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季歲六月地動改行重善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季而地

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季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季而終韓詩外傳說亦與此同經言五十季舉成數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釋文曰愆起虔反○案曰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永引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隸釋蔡邕石經殘碑有酒毋勑于遊田維七字維下闕其下卽有共字合之永所引正同今乃作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疑皆僞孔增改也石經其下卽繼以毋曰今日五字日下闕兄卽況字今作皇疑僞孔從古文作皇是也愆汗簡卷上之一采古文尚書作愆說文然則愆與彼同而又畧省也愆字重文作愆注云籀文愆字今作愆說文卷十下心部

鄭曰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尚書疏）傳曰所以無敢過于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疏曰觀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案曰鄭以淫爲侵淫者說文水部淫浸淫是也皇石經作兄者兄古況字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是皇亦與況通但尋石經作兄本意未必卽以兄代皇詩大雅桑柔倉兄塡兮召旻職兄斯引釋文皆音況小雅常棣況也永嘆釋文云或作兄漢書尹翁歸字子兄注云兄讀曰況樊毅華嶽碑兄乃盛德洪适云以兄爲況管子書亦多以兄爲況是兄況同也詩三處毛傳竝云滋然則毋兄曰者毋滋益曰云也僞孔作皇訓爲暇上文不遑暇食遑卽是暇下文皇自敬德鄭亦訓暇則作皇者是也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釋文曰酗況戎反

傳曰以酒爲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爲德戒嗣王無如之

案曰漢書卷七十五翼奉傳及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引此經皆作毋若殷王紂論衡又申之云毋者禁之也古毋與無通說已見篇首酗說文卷十四下酉部無此字俗字也據義當作酌彼酉部云酌醉酱也說見微子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誰以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釋文曰誰馬本作賴幻音胥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釋文曰誰馬本作賴幻音胥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無不變亂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疏曰誰欺人也幻卽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鹵域有幻人是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矣詛矣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案曰傳以誰爲誰疏引釋訓云云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誰訹也从言隹聲讀若醻周書曰無或誰張爲幻張流切卷四下予部引周書此文亦與今本同郭璞注爾雅本則作侑

字鄭忠恕釋云聽亦作聖宋史文苑傳言忠恕嘗定古今尚書蓋忠恕見僞孔書作聽蔡石經作聖故以兩字兼釋之其實㠯字从口㠯省聲卽聖字之省文釋爲聽者誤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傳曰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釋文曰詈力智反○疏曰皇王作況○案曰皇蔡石經作兄兄卽況已詳上文石經今文也王肅號爲傳古文者而乃同于今文肅以已意定之也鄭从古文作皇當以鄭爲正蔡又以自作㠯蓋自或省作㠯故誤也說文卷四上自部云㠯鼻也又㠯部云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氣从鼻出與口相助也是㠯省作㠯也日象作㠯象日氣出自省作自與日相似故誤耳亦當以自爲正也）

張詩陳風防有鵲巢云誰侜予美彼箋云誰侜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是也據釋文則馬又以譸作輖後漢皇后紀孝仁董皇后詈何后曰汝今輖張怙汝兄是也楊雄國三老箴曰負棄覆餗姦寇侜張李善曰輖與侏古字通善卽據馬融尚書讀侏爲輖也又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謂唧古文尚書作㠯卽今攷尚書無唧字此所云㠯亦卽譸字也譸侜輖侏㠯體五變古字古音實同也傳又以幻爲惑者說文卷四下子部幻字注云相詐惑也从反予胡辮切汗簡卷上之二云幻古幻字尸慣切見尚書此字說文不載據文則是古文也聽蔡邕石經作聖乃訓下無先王之三字攷古聖字作㠯俗儒不識例爲聽字遂誤作聽汗簡耳部有㠯

鄭曰皇謂暇言寬暇自敬尚書疏王曰況滋益用敬德尚書疏傳曰小人怨詈則大自敬德有過則曰我過

案曰鄭云皇謂暇者義見上文王注非也

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鄭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已政得失之源也尚書疏傳曰怨詈四王不啻不含怒言常和悅

案曰鄭以不啻爲不但者說文卷二上口部云啻語時不啻也是有不但義也又云乃欲屢聞之云云者承上敬德省愆而言明是欲聞得失如傳云云則經言不敢含怒足矣何不啻之有鄭是傳非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案曰此厥不聽人句與上文同亦當作聖

傳曰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讐于厥身疏曰王肅讀辟爲辟扶亦反○釋文曰讐才公反

王曰不永念厥辟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尚書疏傳曰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寬緩其心罰殺無罪天下同怨讎之讐聚于其身

案曰王以辟爲刑者釋詁云辟皋也是辟爲刑也傳以爲爲君之道攷釋詁辟雖亦有君訓但此方戒王聽讒言殺無罪則此念厥辟自是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不應泛指君道傳

說非也傳又以寬緩爲寬緩者詩衞風淇奧云寬兮綽兮毛傳云寬能容衆綽緩也是也又以叢爲聚者說文卷三上丵部文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案曰嗚呼石經殘碑載隸釋作於戲此篇凡七嗚呼觀此一處其餘當同今作嗚呼衞包改也又監上石經無其字）傳曰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

案曰伏生大傳引無佚曰厥兆天子爵曰虎通卷上爵篇云元大德九年劉世常刻本有張楷嚴度序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帝王德有優劣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王治五千里內也其下亦引書無逸云云爲證其意蓋言天子亦在頒爵五等內以見必當有德以居位之義今無逸無此文不可得而詳矣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四終

尚書後案

學海堂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

〈傳曰〉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疏曰〉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爲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爲一當召公于中以爲十六謬矣

案曰傳以君奭爲周同姓疏言非文王子又引皇甫謐說駁之者攷謚以奭爲文王庶子見詩甘棠疏白虎通卷下王者不臣篇云召公文王子王充則曰召公周公之兄然史記但云同姓則非文王子史記所述世系據世本世本出晚周是秦火以前書爲可信韋三十年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范甯注云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禮記大傳云別子爲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或出太王或出王季之別皆未可知楊士勛疏亦用史記同姓之說鄭于甘棠箋云召伯姬姓名奭是非文王子也說文卷四上㗊部云奭盛也从大从㗊㗊亦聲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徐鍇曰史篇史籀所作倉頡十五篇也卷四上明部又有奭字與奭字相似有㠯字古文以爲醜字皆从二目故史篇以爲召公名醜實則名奭也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傳曰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亾于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

案曰弔訓至與毛詩詁訓合說詳大誥俗應解爲如字讀者皆非也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

釋文曰棐音匪忱市林反

鄭曰殷之興亾與君奭同知

尚書疏約鄭義傳曰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于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

案曰鄭云與君奭同知傳云亦君所知者此我不敢知與召誥同文彼王注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與鄭此注及傳合也

傳以基爲始孚爲信釋詁文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釋文曰終馬本作崇○案曰蔡邕石經終作道祥作詳

馬曰崇充也釋文○案曰注疏所采釋文作受也作受則無義今从單行本改正傳曰紂終墜厥命以不善故

案曰終馬作崇訓充者釋詁文鄉飲酒主人拜崇酒注云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樂記子語賓牟賈武始而北出六成復綴以崇注云成奏也每奏一終爲一成六奏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是崇爲充充滿周備兼有終義故曰武始曰以崇以崇即以終毛詩螽斯傳云崇終也此經對上文基爲始故言崇即終也直改終則非也祥孔訓善者亦釋詁文說文卷一上而部云祥福也一云善是也蔡邕作詳者易履上九視履考祥釋文云祥本亦作詳亦見丙子學苟作詳審也文意尤順晁不知古祥詳通用故云然公羊昭十一年經盟于侵羊疏云穀梁傳作祲祥字服氏注引者作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鄭氏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皆古祥字故左傳祲祥服虔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侵羊者春秋繁露云羊之爲言猶祥與鄭眾百官六禮辭亦云羊者祥也鄭注車人云羊善也然則祥可通詳又可省作羊其實一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釋文曰已音以渴絕反佚音逸易以豉反諶氏壬反遏於葛反徐音

傳曰君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動化于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絶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

案曰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引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心隊命古佚字皆作失外傳周語云淫失其身管子山國軌曰未淫失也秦誓曰雖多無若予之有臣斷斷猶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秦誓雖多無若予之有臣斷斷猶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佚獲也釋文曰佚一本作失漢書地理志云漢中淫失與巴蜀同俗杜欽傳云失欲生害主父偃傳云齊王內有淫失之行游俠傳云遂行淫失皆以失爲佚然則莽作遏失與孔作遏佚同也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傳曰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旦言異于餘臣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迪）

鄭曰又曰人又云周公稱人之言也言寧王者郎文王也（尚書

疏約鄭義〔王曰〕周公重言故稱又曰重言天不可信明己之留蓋畏其天命尚書疏約王義〔傳曰〕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用令釋廢于文王所受命〔疏曰〕鄭以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王以周公重言孔不解當與王同

〔案曰〕鄭云寧王即文王者說詳大誥洛誥又曰之解鄭是王非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鄭曰〕皇天北極大帝也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疏曰〕據太甲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卽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邶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卽伊尹也詩稱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鄭元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于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

案曰鄭云皇天北極大帝者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是也又云伊尹名摯者出孫子兵書用間篇云湯以爲阿衡云云者詩商頌長發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彼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隸釋卷八衞尉衡方碑云肇先蓋堯之苗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又卷十二浚儀令衞立碑云其先出自伊尹阿衡官有爲氏又卷十外黃令高彪碑云猗衡篤禮釋云說書者以阿衡爲倚衡平偏旁假借倚與猗近是湯以伊尹爲阿衡依倚取平也又云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者釋言云尹正也說文卷三下又部云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春秋緯潛潭巴卷七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于下洛之陽名曰官曰尹是尹天下稱尹與鄭合又說文卷八上人部伊字注云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據此則是稱伊亦有取于尹治之義故鄭云以尹天下故曰伊尹也呂氏春秋卷十四本味篇云據元嘉興路總管劉貞刻本有鄭元祐序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嬰兒空桑中獻之其君令烝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臼出水而東走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說則以伊爲水名本其所生處爲氏與鄭說異恐未可信也鄭又云至太甲改曰保衡者序云沃丁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是伊尹卒于沃丁時終太甲之時秉

衡者惟伊尹知經言太甲時之保衡卽阿衡伊尹也云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者劉向說苑卷八尊賢篇云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據此則伊尹本是三公而詩書稱爲阿衡保衡明是爲之美號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此阿衡保衡他無所見乃特起之正所謂不必備惟其人者又長發詩以阿衡爲卿士彼注阿衡保衡皆公官此言卿士疏備引鄭此注而辨之云彼注阿衡保衡皆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伏生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彼注云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職者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但不知伊尹何公所兼何卿也詳鄭意以伊尹在湯爲阿衡明見商頌而保衡亦取衡名惟更阿作保經再言時則有知是太甲改稱僞孔乃造爲僞太甲云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欲見伊尹于太甲時仍稱阿衡又造僞說命言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卽用此經成湯伊尹格于皇天之文却以昔先正保衡冠其上欲見成湯時伊尹卽兼保衡之號不待太甲始改而于此經則總言太甲繼湯合兩時則有以爲一是其故與鄭相牴牾也疏乃曲附之引彼僞書證此僞傳豈知經傳本出一手皆非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

鄭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伊陟伊尹之子（詩十八之一卷阿記三十四卷燕召公世家集解馬曰格至也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史記大雅蕩疏○史燕

公世家集解傳曰太戊太甲之孫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疏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于咸父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按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大戊也

案曰鄭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者何休注宣三季公羊傳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故鄭注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云上帝太微之帝也彼疏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即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夏秋冬放此然則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指太微所統之五帝也淮南天文訓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高誘注云太一天神馬注堯典亦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者易乾鑿度有太一九宮法鄭注云太一北辰之神則太一即北辰耀魄寶亦即天皇大帝在北極者

其下行九宮則爲青黃赤白黑五帝其返而歸于太微則仍爲太一六天雖六而實一也此經上文伊尹聖人言格于皇天故鄭以爲北極大帝伊陟臣扈功德不及伊尹故但格上帝而鄭以太微所統五帝言之也馬云道至上帝謂奉天時者太微五帝迭相休王以成四時春生夏養秋收冬藏奉天時者順其氣以出政令若月令所紀是也疏以臣扈不得至太戊仍在者太戊爲湯元孫爲世則五其間兄弟相及有外丙仲壬及沃丁小甲雍已等則湯至太戊除太丁未爲君凡九君矣史記于三代止表其世未詳其季晉有竹書紀季紀湯爲天子至太戊元季凡八十四季竹書出于東晉託言汲郡人不準發魏安釐王冢所得其事怪誕不足信但季數雖不可攷而臣扈至太戊歷九君壽必百餘歲百餘歲人上世常有不足多怪疏謂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皆非也傳以乂爲治者說文雙部文乂與雙同後漢書卷五十九張衡傳云咎單巫咸寔守王家所謂乂王家也

又案曰俗儒以天帝爲一輒毀鄭氏以古訓考之皆非也鄭注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云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又注以蒼璧禮天云云已見上節案一條內賈公彥疏之云已下有五天明此禮天是冬至祭圜丘者又注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云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賈氏疏之云下文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此三條爲一說即此經皇天爲北極大帝也注春官小宗伯兆五帝

于四郊云五帝靈威仰云云又注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云云已見上文又注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云帝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注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雜記可以有事于上帝注同注詩商頌長發帝立子生商云帝黑帝也注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云上帝五帝也典瑞旅上帝及秋官職金旅上帝注竝同此九條又爲一說卽此經上帝爲太微中所統也注月令季夏之月以共皇天上帝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于圜丘也上帝太微五帝此條則合而言之益鄭氏之意以皇天與上帝不同冬至所祀于圜丘以帝嚳配者皇天也正月所祀于南郊以后稷配者上帝也記曰

啓蟄而郊則郊以夏正明矣周易乾鑿度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也俗儒以爲圜丘卽南郊無二時無二地無二配于是以啓蟄之郊專爲祈穀非也鄭說惟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一條似有可疑然疏家竝以長日爲建寅之月非冬至又何疑哉諸文有兼稱者有單稱者或相繆葛益皇天得兼稱上帝上帝不得兼稱皇天故耳賈公彥云春秋運斗樞云太耀鈎云春靈威仰云云又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神圜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鈎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按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皇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于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格于皇天鄭云皇天

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璠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卽大帝
堯典曰欽若昊天皆是上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
文故季夏云以共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
太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
五帝不得兼稱自王肅始以六天爲鄭氏罪案趙匡因之宋
皇天昊天也
元以來諸儒羣起而噪之若與鄭氏有怨讐然者合郊丘而
爲一混天帝而不分憑空架虛謬妄相襲獨不思周禮言祀
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帝之有六經典固有明
據五帝分王四時故馬融以格上帝爲奉天時而皇天則北
極最尊者也其各爲之名字亦皆古訓相傳非鄭私造何怪
之有乃或以爲天卽理或以爲天猶性帝猶心或以爲徧覆
曰天主宰曰帝皆浮游不根豈足爲典要惟趙汸述其師黃
澤之言獨宗鄭說學者宜深思之鄭說于古有可徵于理本

不悖耳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傳曰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
高宗卽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疏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
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
戊孫也說命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高
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乃求傳說
案曰竹書紀季言武丁元季命卿士甘般三季夢求傳說得
之漢書古今人表甘盤與傅說竝列此言甘盤不言傅說蓋
偶不及之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季所天惟純佑命

則商實百姓

〔王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 史記燕召公世家集解 〔傳曰〕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久多歷年所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案曰〕王以率爲循釋詁文祭法說虞夏殷周四代禘郊祖宗之法鄭注以四者皆爲升祖配天之祭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郊謂祭上帝于南郊也祖宗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經典所言配天之祭惟此最備然則此經上文既言格于皇天又言格于上帝此云殷禮陟配天遂合明堂祖宗之祭而併言之蓋謂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也傳以純爲大釋詁文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劒戍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釋文曰屏賓領反辟必亦反

〔王曰〕王人猶君人也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 尚書疏 〔傳〕〔曰〕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于四方如卜筮無不是信之

〔案曰〕傳取王義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鄭曰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尚書疏王曰殷君臣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尚書疏傳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疏曰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言不及臣王肅以爲兼言君臣鄭注以爲專言臣事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專言臣事者君奭臣也告君奭宜言臣事且承上文成湯等五君皆賴賢臣以致治故鄭以爲專言臣事也王孔非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案曰禮記緇衣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古文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正義曰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尚書衛賈馬所注尚書是也此周古文爲勸申觀古文爲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尚書爲寧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謂今文尚書也禮記及古文尚書并今博士讀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近于義理

傳曰在昔上天制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于其身謂勤德以受命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

案曰緇衣注制之言盍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盍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釋言云盍制裂也盍制同訓故鄭以制爲盍傳云制非也

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釋文曰虢寡白反徐公伯反閎音宏天於表反徐於驕反散素但反顛丁田反又音田南宮括土活反南宮馬本作南君

鄭曰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以自比焉尚書疏○詩十六之二卷大雅縣疏○吳仕傑兩漢刊誤補遺四卷傳曰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虢國叔字文王弟閎氏天名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疏曰僖五季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為文王弟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閎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

案曰鄭引詩傳說云云者大雅縣詩卒章云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禦侮則鄭所引傳是縣篇傳也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論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絕無所謂文王有四臣以受命之說蓋鄭先受韓詩于張恭祖後又通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此所引詩傳說或韓詩魯詩說也云呂望太師云云者大明詩云維師尚父毛傳云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鄭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是呂望為太師故周公不敢以自比也此經所舉五人而國語卷十晉語稱文王在傅弗勤處師弗煩敬友二虢其即位也咨于二虢度于閎天謀于南宮此所舉止三人墨子卷二尚賢上篇云文王舉閎天泰顛于罝網之中授之政劉向說苑卷一君道篇云文王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閎天為臣此所舉止二人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則又止舉一人皆文有詳略爾非

有所去取也若右今人表以泰顛閎天散宜生南宮适列第二格號中號叔列第三格但晉語既言文王敬友二號而白虎通卷上辟雍篇且謂周公師虢叔則虢叔不劣于四人甚明人表任意高下不可信也傳以虢叔爲虢國叔字文王弟疏又引左傳證之者韋昭注國語云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也僖五季傳杜預注則以二虢爲文王同母弟攷漢地理志右扶風有虢縣此卤虢也河南郡滎陽縣應劭注云故虢國今虢亭是此東虢也僖五季疏引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卤虢虢公是也國語卷十六鄭語史伯對鄭桓公韋昭注與賈逵說同隱元季鄭非公言制虢叔亦焉此虢叔韋謂是虢仲之後世子孫爲鄭桓公所滅者故云亦焉非此

經之虢叔此經虢叔自是封卤虢其後爲晉獻公所滅者也公羊以虢爲郭假借字隸釋卷九北軍中候部仲奇碑云其先周之胄緒虞部建國享土受胙政衰道失晉克其邦又卷十司隸從事部究碑云其先出自鄀叔寔有懿德文武諮焉鄀即虢也虢有二此經惟言叔者王俅嘯堂集古錄卷上周文王命鷹鼎銘云惟三季四月庚午王在豐王呼虢叔召鷹彼國語謂文王即位咨二虢是初即庆位此三季在豐是受命作邑于豐是也計文王在位其稱元季凡七季而蓼然則初時二虢並列晚季惟叔用事故此經惟言叔也傳又以閎散泰南宮皆氏天玄生顛括皆名定六季公羊傳仲孫何忌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譏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殺其君郟敖自立是爲靈王靈王既死其弟公子比公子棄疾迎而立之是爲平王平王即位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趙明誠金石錄散季敦銘引攷古圖說以太初歷推爲武王器武王時

散氏惟有宜生季疑其字此皆與僞傳合但大戴禮記卷七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然則散宜乃氏傳云散氏非也五人名氏雖散見羣書然在文王時事蹟亦罕傳惟文王被拘羑里散宜生求珍物獻紂得免此事最著見淮南子卷十一道應訓而殷周本紀謂閎天之徒共爲之後漢書卷六十四延篤傳亦云文王嬪里閎散懷金李賢注引帝王紀云散宜生南宮括閎天學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好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皆所傳聞異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釋文曰蔑徐亾結反）

鄭曰蔑小也（尚書疏）傳曰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于國人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

案曰鄭以蔑德爲小者易升象云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小即精微也逸周書卷八祭公解穆王言追學于文武之蔑孔晁注云言已追學文武之徽德是也中庸引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閒居論三無此以無言道也說文引古文奇字曰无通于元則无元同義蔑者无也蔑德體元之德也韓詩外傳曰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愼子曰夫德淸徽而不見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德產之致也精微天下之

物無可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君子愼其獨也文王
蔑德卽此也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釋文曰見賢遍反冒莫報反下同馬作勗聞音問或
如字）

馬曰勗勉也（釋文）傳曰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
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

案曰馬云勗勉者釋詁文云冒聞者說文冃部云二月萬物
冒地而出漢書言治田有陳根脈發土長冒橛之語是冒有
上進義故云冒聞傳云覆冒非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鄭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亦者餘四人也（尚書疏○林之奇
尚書全解三十三

卷傳曰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
虢叔先亦故曰四人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疏
曰虢叔文王弟其季長故先亦

案曰鄭言五人中有一人亦不言誰亦傳以虢叔實之者說
苑卷十三權謀篇云武王伐紂至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
生曰此妖與武王曰天落兵也周本紀武王克商散宜生太
顛閎夭皆執劒衛武王又命南宮括散財發粟命閎夭封比
干墓又逸周書卷四克殷解言武王克商泰顛等事與史記
略同乃史記之所本惟南宮括作南宮忽疑卽一人又墨子
卷二尚賢下篇云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然則四
人皆在獨少一虢叔馬融說武王亂臣十人有太顛閎夭散

宜生南宮括亦無虢叔鄭注與馬同故傳云虢叔先亦孔叢子卷上記義篇云虢叔閎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亦四人者爲之服孔叢子與孔傳固係一手僞書而此說則近是也隸釋卷十二先生郭輔碑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采食于虢至于武王錫而封之後世謂之郭春秋時爲晉所并又銘云寔惟先生虢仲之裔攷晉滅者卤虢乃虢叔後而此以爲虢仲且武王時虢叔已前亦安得虢仲反在而封之皆非也傳又以劉爲殺說文金部文劉古作鎦揚雄方言卷一云秦晉宋衞之間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是也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傳曰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

案曰傳以冒爲布冒攷說文卷四上目部云冒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冒丕保切說文所引乃孔壁眞古文爲可信彼文既訓爲低目視是謂武王尊禮賢臣不敢高視禮記曲禮論臣視天子上于面則敖天子視貴臣亦不宜過高定十五季邠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譏之武王恭以禮臣乃大盡舉行其德謙尊而光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傳曰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于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于未在位卽政時汝大無

非責我留疏曰詩泳之游之左傳閻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八
水浮渡之名
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釋文曰造才老反一音七到反鳴鳥本或作鳴鳳者非）鄭曰耇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竝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三國魏志十一卷管寧傳注）馬曰鳴鳥謂鳳皇也釋文傳曰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疏曰詩大雅卷阿鳳皇鳴矣鄭云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後成王卽位初時已

鳳皇至矣復言此者恐不復然故戒之
案曰鄭以耇爲老者說文老部云耇老人面凍梨若垢从老
首句聲造爲成且引詩證之者是大雅思齊文彼箋云子弟
皆有所造成故以證此造爲成也又云鳴鳥謂鳳也者禮運
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論語鳳
鳥不至孔安國注云聖人受命則鳳鳥至說文卷四上鳥部
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
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
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
寧从鳥凡聲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古文鳳象形作翬山海
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

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
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國語卷一周語上周之興也鸑鷟
鳴于岐山韋昭曰三君云鸑鷟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
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舊乎三君者賈逵虞翻唐固也後
漢書卷三十六賈逵傳云武王終爻之業鸑鷟在岐李賢注
亦云鸑鷟鳳別名也然則文武之時屢有鳳瑞今沖人即政
故恐其不復聞也疏引卷阿詩即是三君所引攷公劉洞酌
卷阿三詩序皆以爲召康公戒成王公劉箋云周公反政成
王將涖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懼王不留意治
民故作詩美公劉以戒之此與君奭序合然則君奭與公劉
同時作也其下又隔洞酌然後繼以卷阿箋云因時鳳至故

以喻焉是鳳至在成王即政後甚久上距作君奭時多年矣
周公作書以鳳至期召公其後果獲此祥故召公作詩述之
適相符應彼國語言鳴于岐山自是文王時三君乃以卷阿
所云當之其說固謬此經疏又以卷阿爲成王初即位作其
時已有鳳至今周公慮鳳不再至故又言此亦與鄭不合皆
非也馬云鳳皇者釋鳥云鷗鳳其雌皇是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傳曰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于此我周受命無窮
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鄭曰召公不悅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也尚書疏○時瀾增
修東萊書說二十

六卷傳曰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

案曰鄭以猷爲謀者釋詁文裕爲寬者說文卷八上衣部裕訓饒饒則寬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釋文曰亶丁但反

傳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爲汝民立中正矣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于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案曰傳以極爲中毛詩思文傳鄭注周禮天官義也亶誠釋詁文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釋文曰戡音堪

傳曰告以誠信呼而名之敕使能敬以我言視于殷喪亡大否言不可不戒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于此道大且是

案曰傳以襄爲因者釋詁儴因也費誓寇攘鄭云因其亡失

曰襄博士讀曰襄是也二人爲文武者小雅小宛云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毛傳先人文武也彼疏云文王武王創業今將亾故從夕至明發不能寢寐所思惟文武二人是也傳以弗戡爲不勝者弗堪堪也反言以明之古人語也以堪爲勝者列子卷四仲尼篇云公儀伯曰臣力能堪秋蟬之翼殷敬順釋文云堪猶勝也是也以戡伐之戡爲堪勝之堪者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武王踐功夢見三神子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子必使汝大堪之彼以堪代戡此以戡代堪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傳曰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鄭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三國魏志一卷武帝紀注傳曰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案曰鄭云率循俾使竝釋詁文皋陶謨云至于海隅蒼生此云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釋文曰俾必耳反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子惟用閔于天越民

傳曰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于天道加于民

疏曰顧氏云我亦日用勉勸躬行于天道加益于民人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

用治

鄭曰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尚書疏傳曰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案曰鄭云剴切之者小雅雨無正云巧言如流箋云巧善也以事類諷切剴徹之言如水流忽然而過故不逆疏云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是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尚書後案

周書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鄭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季誠之自此而來歸詩八之一卷豳風譜疏劉三吾書傳會選五卷傳曰周公歸政之明季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疏曰洛誥歸政之事多士次之是歸政明季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爲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

學海堂
吳王光祿鳴盛著

竝與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明二者爲一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宗周卽鎬京也禮記祭統衞孔悝鼎銘云卽宮于宗周彼宗周謂洛邑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卽鎬京也

案曰鄭云奄在淮夷旁者說已詳多士云周公居攝時亦叛者金縢序云三監及淮夷叛鄭彼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是不言奄叛而此言奄亦叛者大傳言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

詰棼事又詩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是奄與管蔡武庚俱叛者也云王與周公征之三季滅之自此而來歸者詩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季而歸大傳云周公攝政三季踐奄故云三季滅之自此而來歸也傳以宗周爲鎬京者詩正月云赫赫宗周毛傳云宗周鎬京也又雨無正云周宗既滅鄭箋亦云周宗鎬京也疏引祭統云云者周既東遷無復鹵都故名東都王城爲宗周其在鹵都時不得以東都爲宗周故知宗周是鎬京也蓋成王是時常居豐周官序云還歸在豐是也鎬去豐二十五里然則至鎬誥庶邦後仍歸豐矣

又案曰此篇爲滅奄歸誥庶邦則是周公居攝三季所作當

在大誥之後康誥之前而編于君奭之後則周公復辟成王即政已久殊不可解且此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而多士昔朕來自奄即謂此來自奄也是多方在多士之前甚明而反居此何也攷此篇之上有亾書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之序此篇之下次以周官成王政序鄭注云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季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是鄭意以爲篇第倒亂也成王政將蒲姑與多方是相連之事鄭于成王政云云則將蒲姑多方亦亂其第可知周禮卷九地官叙官師氏保氏疏引鄭志趙商問云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季時此言雖出趙商商既援以問鄭必是鄭義然則周官亦當遷于康誥之前而多方等篇益可知矣古書出于屋壁安得無誤即如蔡仲之命及費誓厠穆王書中其次有不可曉者鄭闕疑不論蓋其慎也作僞傳者明知篇次不合但故欲與鄭牴牾不肯從篇第錯亂之說乃揑說云周公歸政明季淮夷奄又叛其意謂大誥是初叛此多方與成王政等爲再叛兩時兩事又牽合費誓以與此爲一疏曲附之又據下文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僞傳及疏以爲伐紂爲一攝政之初三監及淮夷叛爲再成王即政又叛爲三今攷之周公東征只有一次未聞再舉至再至三特據大判言之不必定有三事以實之也至于費誓則有淮夷徐戎無奄大誥有淮夷奄無徐戎所伐之國不同其不可合一也周公伐三監淮夷在攝政三季封伯禽則在歸政之季費誓之作則在伯禽之

國之後上距攝政三季相隔甚久伐之時不同其不可今二也魯世家于叙費誓事內誤牽涉管蔡此其謬不待言僞孔固已知其謬矣但費誓與大誥非一事僞孔知之與成王政等亦非一事成王政等亦有僞孔不知竟欲强合爲一是不可合者合之也大誥序三監淮夷叛云云與成王政序東伐淮夷踐奄多方序歸自奄云云實相連比僞孔强分初叛再叛是不可分者分之也總因拘于篇次欲與鄭立異憑空造出再叛再征强借費誓作證耳禮記曾子問篇子夏問三季之喪金革之事無辟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彼注云伯禽周公子封于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作費誓彼疏云周公致政之後成

王卽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父在當爲母期但此期喪名是期不得謂之非三季故父再期乃娶達子志也豈可十五月而禫竟夷于旁期平難則知此究不得謂伯禽作此誓時周公尙在卽是周公再東征也魯自出兵與周何涉觀魯頌泮水僖公又征淮夷豈亦出成王周公乎鄭謂篇倒當從之僞孔非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王曰〕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尙書疏傳曰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降爾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

虐以取亾

案曰王注云云其意以多方作在歸政後則僞傳謂再叛再征與王肅合僞傳疑卽肅撰或皇甫謐依放肅注爲之故其合如此然再叛之事一無足據其稍似足據者惟此周公曰王若曰鄭謂王卽周公王肅謂周公稱成王命今此以周公冠王之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愚謂大誥周公身在軍中故假王自重此凱還作誥當稱王命而其詞實出周公故書法如此其實不足疑也尹傳以爲正釋言文降命疑謂下令卽指作誥也未見有誅殺義僞孔必以君爲民命降爾命爲誅汝君王肅于多士已作此解此經下文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又以爲苟有此罪則必誅之戒其將來亦以降命爲誅其君足徵僞傳之出于肅也又乃有不用我降爾命不可云不用我下誅汝君因言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如其解則經當云乃有不用我命我乃降爾命矣豈復成文理乎且下句言大罰亟之傳又不得不解乃旣言大下誅汝君又卽云乃其大罰誅之是誅而又誅也豈有此理乎此皆王肅妄解而僞孔從之者因鄭注已亾姑存僞傳無駁聊此見例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

傳曰大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于夏以譴告之謂災異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

不肯憂言于民乃大爲過昏之行

〔案曰〕云夏桀誕逸淫昏者大戴禮記卷十一少閒篇云禹崩十七世乃有末孫桀淫佚于樂德昏政亂宣三季左傳云桀有昏德是也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釋文本作攸麗力馳反）

〔馬曰〕攸所也（迪作攸釋文）〔傳曰〕不能終日勸于天之道桀之惡乃汝所聞其謀天之命不能開于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乃大下罰于民重亂有夏言殘虐

〔案曰〕馬云攸所也者釋言文經兩云不克開又云開厥顧天逸周書卷二程典解云愼德德開開乃無患孔晁注云開通言德合也又有九開文開保開皆亾又有大開小開是開本周人語也

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疏曰鄭王皆以甲爲狎）

〔鄭曰〕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淫亂（尚書疏）外爲禍亂（尚書疏）〔傳曰〕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于二亂之內不能善奉于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惰于治民

〔案曰〕鄭王皆以甲爲狎訓爲習者詩芄蘭云能不我甲傳云甲狎也箋云狎習徐邈音胡甲反顏師古匡謬正俗曰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其說非也漢儒訓故音義相兼此甲字據釋文韓詩本作狎古文省少以甲爲狎既有狎

音卽從狎義非假借也徐氏釋音獨得古人之義小顏斥以爲非何也又釋詁云狎習也釋言云甲狎也郭璞曰謂習狎說文犬部云狎犬可習也是也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二云古文尚書甲然則甲狎同也鄭又以內亂爲鳥獸之行者夏官大司馬邦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詩齊風序襄公鳥獸之行是也呂覽言桀聽于末嬉是其淫亂也傳以靈爲善者詩定之方中鄭箋同旅爲衆者釋詁文舒爲惰者漢書五行志視之不明厥咎舒是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　釋文曰憤敕二反劓魚器反

傳曰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于是桀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

案曰傳以叨憤爲貪叨忿憤者說文卷五下食部饕貪也重文作叨又卷十二上至部墊忿戾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墊墊讀若摯是也傳又云桀尊敬其劓割夏邑殘賊臣者史記卷一百二十八龜策列傳云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韓非子卷十七說疑篇云桀有矦侈亾國之臣也墨子卷一所染篇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呂氏春秋卷二仲春紀當染篇云夏桀染于羊辛岐踵戎高誘注云羊辛岐踵戎桀之邪臣又卷十五愼大篇云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顫恐而患之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漢書卷二十古今人表序云桀龍逢欲興爲善則誅于莘興爲惡則行是爲下愚師古曰干莘桀之勇人也又表

干莘推侈俱在第八格此皆所謂殘賊臣立政云桀惟任暴
德是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
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釋文曰畀必二反
傳曰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代之大下明美命于成湯命
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
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惟桀之所謂
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已者桀之
衆士乃相與惟暴虐于民至于百端所爲言虐非一大不能
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罰乃勸厥刑用
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
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
命釋文曰要一遙反又一妙反殄亭遍反辟必亦反
王曰湯以大道代夏爲民主愼厥麗乃勸厥刑用勸尚書疏
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愼其施政于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
亦用勸善言政刑清自湯至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明有
德愼去刑罰亦能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能用勸善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善
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今至于汝君謂紂不
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
案曰王以簡爲大釋詁文要囚詳康誥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肩有辭

傳曰嘆而順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爲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

案曰肩有辭詳多士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釋文曰間間厠之間

傳曰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亾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

案曰傳以間爲代釋詁文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釋文曰蠲吉元反一

蠲烝紹之承反

馬曰蠲明也烝升也釋文傳曰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亾謂誅滅

案曰馬云蠲明烝升傳云絜進者詩天保吉蠲爲饎傳云蠲絜也烝進釋詁文絜則明進則升義亦通也釋文云蠲一音圭者彼天保釋文亦云蠲舊音圭呂覽曰臨飲食必蠲絜高誘曰蠲讀爲圭盡三家詩本作吉圭惟饎故高讀从之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曰圭潔也是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傳曰聖人無念于善則爲狂人狂人能念于善則爲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亾

案曰徐幹中論卷上法象篇云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我未之有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云云洪範貌之不恭厥咎狂說文引孔子說洪範義謂聖兼包五事貌居五事之首能去其狂則進于聖故徐幹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劉向新序卷六刺奢篇言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微子言紂沈酗于酒亂敗厥德酒誥言紂燕悉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亾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案曰暇鄭作夏

鄭曰夏之言暇天覩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季欲使復傳子孫五季者文王受命八季至十三季是須暇五季之事也

詩十六之四卷大雅皇矣疏傳曰天以湯故五季須暇湯之○又十九之三卷周頌武疏傳曰天以湯聖人故五季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五季者聽武王服悉三季還師二季疏曰紂未亟五季前已合悉滅天以湯聖人故五季須待閉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五季者從武王初立之季數至伐紂爲五季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其季武王嗣立服悉三季未得征伐十一季服闋乃觀兵于孟津十三季方始殺紂從九季至十三季是五季也

案曰鄭云夏之言暇者揚雄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暇無逸日中昃不暇食隸釋卷一載成陽靈臺碑云日稷不夏尚書大傳夏之言假也古假借字止作叚暇从日叚聲故暇亦作夏也鄭又以須爲待

者說文卷十下立部云須待也釋詁同卷九上須部則云面毛也此本須鬢之須今借爲須待之須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須古文尚書作顩是也天顯紂能改云云者大雅皇矣云上帝耆之箋云耆老也天須暇殷國養之至老須武云耆定爾功箋云武王季老乃定女此功不汲汲誅紂須暇五季皇矣疏又引我應云作靈臺緩優暇紂文王不伐紂亦是須之也云文王受命云云者鄭以文王受命七季而崩八季爲武王卽位之季不改元承文王之季數之故解五季從八季數起至十三季正月爲而五季僞孔則以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卽從九季數起則其起數不在九季之初而在其終矣則數至十三季之正月才跨五季耳實未而四季如何云須夏

五季僞孔非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鄭曰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中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詩譜序疏傳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于衆以仁政得人心能堪用德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

〈案曰〉鄭云顧由視念者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乃眷卤顧此維與宅箋云眷然運視卤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是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釋文曰夾音協○案曰夾協徐音見顏師古匡謬正俗二卷）

〈王曰〉四國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尚書疏約王義）〈傳曰〉我曷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干汝眾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于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

〈案曰〉王以四國為四方傳云管蔡商奄者破斧詩傳義也白虎通卷上諫諍篇云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兄弟相為隱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為主也觀大誥多方不數管蔡之惡白虎通說是也傳又以介為大釋詁及小雅小明傳文云畋爾田者說文卷三下支部云畋平田也从支田即引周書此文為證待季切齊風甫田云無田甫田疏云猶多方云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遺語也是也傳以熙為廣者襄二十九季傳廣哉熙熙乎是熙有廣義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

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
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釋文曰要一遙反殛
訖力反本又作極〕
〔傳曰〕汝所蹈行數爲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汝乃不大居安
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
爲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汝如是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誥
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
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
下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
惟汝自召罪以取誅〔疏曰〕教告戰要囚總言戰事但下有至
于再三明此指伐紂也伐紂爲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

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
〔案曰〕只有三監武庚及淮夷奄同叛一事無再叛事至再至
三不過言其迪屢不靜耳不必泥也傳疏皆非是辨見上傳
以速爲召者釋言云速徵也徵召也儀禮鄉飲酒禮主人速
賓鄭注速召也是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
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
則以穆穆在乃位〔釋文曰〕臬魚列反馬作劓
〔傳曰〕王嘆而以道告汝眾方與眾多士監謂成周之三監此
指謂所遷頑民殷眾士今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季無過

則是還本土于惟有相長事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大小多正自爲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汝庶幾不自忌入于凶德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疏〕曰有方多士謂于時所有四方諸侯也與殷多士謂遷于成周頑民之眾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卽小大眾正官之人穆穆

釋訓云敬也

〔案曰〕傳意以五祀爲虛設之言謂若能五季相安則可以復還本土矣甄下節王注則此乃王義也愚謂此特王肅臆見經無此意若果如此適所以擾亂殷民非所以安集之也益

遷眾殷民其親族昏姻相從俱遷無所復戀于故土且成周非殷遠之區又非磽薄不毛之地五季之後則又土著重遷矣誰復懷故土乎若欲遷之是非復也是再遷也彼頑民其能聽從乎然則五祀不可强解姑闕其疑胥伯伏生作胥賦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正此解與傳疏絕異益以賦爲則壤城賦之賦然其義不可詳矣忌說文作𢘑卷三上言部云𢘑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爾尙不𢘑于凶德渠記切今僞孔作忌是以

訓詁字代經文也

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

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釋文曰閱音悅

王曰其無成雖五季亦不得反也尚書疏傳曰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釋文曰頗破多反探吐南反

傳曰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于汝祚矣爾乃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

案曰傳以探爲取釋詁文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鄭曰分離奪汝土也尚書疏傳曰將遠徙之

案曰鄭云云者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逖遠也將遷之于遠是欲奪其土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傳曰我不多誥汝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無怨我疏曰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

言也

靈川秦培瑔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七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　著

周書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釋文曰任之允反綴徐之衛反又之劣反賁音奔鮮息淺反而鴆反準之）

〔王曰〕于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休茲此五官美哉（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五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五卷）〔傳曰〕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爲王矣不可不慎又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常所長事

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
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嘆此五者知憂得其人
者少〔疏曰〕王之大事在任賢成王初卽政尚幼少周公恐其
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順古道告王曰我敢
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王今已爲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
不可不愼周公旣爲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
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常所委任謂六卿平法之
人謂獄官綴衣之人掌衣服者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
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旣歷言此官復言而嘆曰嗚呼美
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三
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

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
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爲準人周禮司寇
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爲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
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
者周禮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此掌衣服者當是太僕
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
者此皆近臣宜得其人
〔案曰〕王云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又以拜手稽首爲贊羣臣
者王意以咸戒于于卽羣臣之言言未終周公遽承其言而
進戒故言休茲云云也傳以拜手稽首爲周公自拜自言非
贊羣臣咸戒亦周公言與王肅異今翫經文自休茲至下乂

我受民雖俱係周公言而其下總以予旦受人徵言則是周
公授意羣臣倡率同進陳戒又若使其言本出羣臣己受之
而轉述于王者蓋一人言之不如衆人言之爲可聽故爲此
以求深感動之王肅說是傳非也傳多出王肅僞或立異欲
以掩其迹也常伯以下五官據傳疏云云姑從之可也但文
選劉越石荅盧諶詩注引揚雄侍中箴云光光常伯又耤田
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
然則常伯卽漢侍中漢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亡員多
至數十人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與僞孔三
公之說絕異此官漢魏以下或用士人或用宦官古文苑卷
十六胡廣侍中箴云亦惟先正克愼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

首箴中備引籍孺閎孺鄧通石顯宏恭董賢爲戒據此則并
常任亦爲侍中之職說文卷三下攴部云攸迸也从攴白聲
周書曰常攸常任博陌切迸爲追近之義正與經左右合蔡
邕石經同疑以爲侍中者是也隸釋卷十七吉成侯州輔碑
云處乎左右常伯之職輔亦宦官也傳三公六卿之說未見
所據而以爲侍中其證甚多但鄭注亡未敢定至古文苑卷
十六又載崔瑗北軍中候箴云赫赫將帥典總虎臣鷹揚旅
武闞然奮震贅衣近侍常伯之人此則因中候監五營諸校
尉而校尉舊有虎賁故附會云然不可據也準傳云平法蔡
邕作辭豈以爾雅辟訓法故與抑字相似而誤與古文苑卷
十四又載揚雄雍州牧箴云牧臣司雍敢告贅衣與崔瑗皆

以綴爲贅古通也鮮當作尠說文卷二下是部尠是少也从是少貫侍中說酥典切俗通作鮮非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繴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釋文曰繴音顧忱市林反恂音荀行如字徐下孟反

〔王曰〕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爲天子也〔傳曰〕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强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九德皋陶所謀禹之臣蹈知謀信于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乃敢告教其君

〔案曰〕王以迪爲道釋詁文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案曰蔡邕石經謀上有亂字未詳

〔鄭曰〕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疏〕尚書傳曰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其國之外〔疏曰〕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亦須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上歷言五官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有詳略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

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云殷州牧曰伯虞夏周曰牧與孔不同凡人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遐然後舉直錯枉則爲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斐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其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其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衞人居于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鎭蕃也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者鄭以上文常伯常任爲三公六卿公卿皆掌事者則宅乃事卽常伯常任也宅乃準卽準人也此皆京朝官若牧則不得在京故以爲州牧且虞夏稱牧此正指說夏事又可推而知也傳以三宅爲五宅三居解者此經九德傳旣依皋謨三宅遂幷據堯典蓋全篇用人用刑兩義並重故以宅人爲舉賢三宅爲去凶兩宅字同文異解亦所常有鄭注旣不全姑從傳可也其三宅鄭以爲若夷鎭蕃傳以爲四裔等鄭是也已詳堯典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傳曰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

之人故絶世無後

〔疏〕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釋文曰釐力之反耿工迥反徐工熒反又工承反下同〕〔傳曰〕成湯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事言明德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疏曰〕皋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爲九爾故知三俊即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

〔案曰〕傳以洪範三德當此三俊者詩羔裘三英粲兮毛傳三英

英三德也鄭箋以爲剛克柔克正直英俊同是才德兼人之名故亦以三俊爲三德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釋文曰暋眉謹反徐亾巾反一音閔〕

〔馬曰〕受德受所爲德也〔釋文曰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强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竝爲威虐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疏曰〕受德紂字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釋詁云暋强也暋即昏也故訓爲强

〔案曰〕馬云受德受所爲德者牧誓云今商王受受即紂上言桀德則此受德受所爲德也僞傳云受德紂字此本鄭卤伯

戡黎序注而此經之注則未有見然鄭于此經必不以受德爲紂字也蓋僞孔好與鄭違異鄭苟與馬同傳必別爲解鄭苟與馬異傳必違鄭而从馬未有舍馬从鄭者且序分散各冠篇首起于僞孔其始本爲一篇謙而聚于正經之下見僞孔尚書序篇末疏若此節受德鄭注果以爲紂字則其說應先見于此何以反在卤伯戡黎序下邪知鄭注亦與馬同解作受所爲德也暬傳以爲强說文卷十下心部云忎彊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忎讀若受武市切忎暬蓋古今字釋詁暬竝强也疏乃輾轉解之一若釋詁于强也之上但有暬而無暬者非也

帝欲罰之乃佯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釋文曰佯菩耕反徐敷耕反又南耕反

反

王曰敬罰者謂須暇五年尚書傳疏傳曰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疏曰釋言云弁同也同爲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

案曰王以欲罰爲須暇者欲訓敬有慎重意多方云天惟五季須夏之子孫謂武王即位五季而後伐紂是天意須暇紂故使武王遲至五季即此欲罰意也甸治毛詩小雅信南山大雅韓奕傳義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案曰說文卷十上火部云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之若切攷觀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云卓讀如卓文君之卓猶酌也是卓有灼音故云从火卓聲汗簡云古文尚書灼作焯是也俊隸釋云蔡邕石經作畯上文曰

三有俊石經闕故于此言之
據說文引作俊則石經非也

傳曰文武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故
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
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
司空亞旅釋文曰趣七口反
王曰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
長也尚書疏傳曰文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
地人三事趣馬掌馬之官虎賁綴衣趣馬三者雖小官長必
擇人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
人小臣猶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及百
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
伯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此有三卿及次
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末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爲法疏曰任
人前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
前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
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綴
衣虎賁惟舉內外要官言之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
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皆
據內外要官言之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故以三事謂天
地人也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

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爲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通包在下之屬官三十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則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爲民之表的幹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眾士是也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皆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眾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爲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爲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時遠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卽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三卿者彼傳云指誓戰者也

案曰王云文王所以立政者王業成于文王故專舉之上文竝稱武王則此當兼文武也又云任人常任云云者上文宅乃事爲常任卽六卿宅乃牧爲州長宅乃準爲平法者則此正宜分配孔傳本之王注也司徒等三卿卽在任人數中而又別言之者疑卽三公也此節略舉文武時官制其後作周禮因而損益之或仍其職而改其名故多不同惟虎賁趣馬皆屬夏官太史屬春官餘俱無明文鄭注已亾無可依據僞傳行來已久今不得已宜且仍之可也

夷微盧烝

傳曰蠻夷微盧之衆帥疏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等諸夷也烝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下文阪下言尹則夷微以下以一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

案曰傳以烝爲衆帥疏并以帥爲卽下文之尹釋詁云烝君也毛詩大雅文王有聲云文王烝哉傳亦云烝君也然則烝指夷微盧之君長傳疏非也

三亳阪尹（釋文曰阪音反）

鄭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益東成皐南轘轅緱氏西降谷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八卷○又十九卷○王天與尚書纂言三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卷○陳經尚書詳解十八卷○吳澄書通三卷○毛詩二十之三卷○陳師凱書傳旁補傳二十九卷○玉海十六卷地理門○又再見○通鑑地理通釋四卷○傳曰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周書王會解

之尹長皆用賢疏曰亳是湯舊都亳人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歸文王者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爾亳歸是武王時也阪地尹長傳言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指何處也鄭元以三亳阪尹共爲一事云舊都分爲三其長居險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鹵亳古書亾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

案曰鄭以三亳爲湯舊都之民分三邑者帝告釐沃序云湯始居亳鄭注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是亳爲湯舊都也漢志河南郡偃師縣殷湯所都與鄭合也此經指說文王時事而言三亳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偃師距鎬京不甚遠當是其民皆已來歸分爲三邑也又言東成皋云云者成皋縣即虎牢轅轅關在緱氏縣二縣漢志及司馬彪續漢志並屬河南惟降谷不知所在續志河南所屬又有穀城縣縣有函谷關志又稱宏農郡宏農亦有函谷關者以山谷深遠介連兩地故分載之耳意者穀城之函谷即降谷降古讀若洪聲轉而相亂與然則成皋轅轅降谷與偃師皆附近故鄭以爲三亳亳北近大河就東鹵南三面推求其地雖無明文云蓋以疑之要必驗實而知也成皋等皆山險故云其長居險也此漢學也疏引皇甫謐以偃師爲鹵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案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即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

自注湯所都此蓋虔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注之云蒙縣鹵北有薄城中有湯冢皆言之鑿鑿于是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即位都南亳後徙鹵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宋州穀熟縣殷之所都謂之南亳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南京應天府隋唐爲宋州有穀熟縣即商之南亳湯所都也諸說皆本之皇甫謐謐又以孟子湯居亳與葛鄰葛在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太遠故知湯本居南亳穀熟後乃遷鹵亳偃師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見帝告釐沃序疏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湯始居商丘後遷于亳當五遷之二隋唐之宋州宋之應天府即今河南歸德府水經注汳水東經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北四十里穀熟

故城在今商丘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即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而封之謐說似非無稽但馬鄭惟言湯曾居商丘商丘本不名亳觀漢志但于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縣山陽郡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謐因經云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偃師而名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丘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妄相附和豈如班固鄭康成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既名三亳宜遠近相等商丘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只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即如其說只有東鹵二亳耳奈何于數十里中强分爲二欲以充數乎其辨二也商丘平衍與成皋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仍當以鄭爲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
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
王罔敢知于茲（案曰）惟克厥宅心蔡邕石經作維厥度心
（傳曰）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
能俊有德者文王無所兼知于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所當
愼之事惟愼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于任賢是萬民
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愼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于此委任賢
能而已

（案曰）傳以以爲用說文卷十四下㠯部文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
丕丕基（釋文曰）敉士婢反○案曰此蔡邕石經作茲以義同通用基作其基之省也

（傳曰）亦于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
遵父道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垂受此大大基業
傳之子孫

案曰傳以敉爲撫安者說文攴部云敉撫也鄭注周禮小祝
云敉安也是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
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自一
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釋文曰俾必爾反下同相如字馬息亮反
下勱相同間間厠之間話戶惟反）

（傳曰）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
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

我眾獄眾愼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疏曰政事相對政大事小故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總諸臣也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言是一物也釋訓云美士爲彥故彥爲美

案曰王充論衡卷十五明雩篇云德豐政得災猶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政治則外雩而內政以復其虧无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故无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勑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據此則勿當作物謂災物也易无妄鄭讀妄爲望言无所望劉逵吳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陁五陰陁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充據此以說此經爲災物間至不宜改政此必晚周學者相傳古訓非也傳以末爲終義見召誥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傳曰嘆所受賢聖美言皆以告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

案曰傳以徽爲美者小雅角弓傳大雅思齊箋義也釋詁云

案曰蔡邕石經受作前徽
作徽唐開成石經亦作徽

徽善也善亦美也蔡邕作微者論語撰考讖曰子夏六十匹
人共擯仲尼微言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顏師
古曰精微要妙之言然則作微亦通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
繹之茲乃俾乂繹文曰繹音亦
〔王曰〕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尚書
〔疏〕〔傳曰〕用賢之法能居之于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
〔案曰〕王以繹爲陳釋詁文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
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勳相我國家釋文曰儉息廉反徐七
○案曰蔡邕石經訓下無于字在作哉但漸反本又作愜勳音遘
作哉則當句絕下厥世不成文義未詳

〔馬曰〕儉利佞人也釋文
〔傳曰〕商周賢聖之國無有立政用儉利
之人者儉人不順于德使其君無顯名在世惟吉士用勉治
國家
〔案曰〕馬云儉利佞人也者說文卷十下心部儉字注云儉詖
也儉利于上佞人也从心僉聲息廉切玉篇卷上第八十七
心部同是也據釋文儉本又作愜愜字亦見說文心部注云
疾利口也从心从册息廉切疾利口即是佞則二字義同而
音又同故得兩通也其下勿以儉人理應與上儉人是一而
說文卷三上言部譣字注云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譣
人息廉切訓問則非此經之義古字多假借意此經古文本
借用譣字而義仍作儉利佞人與傳又以勱爲勉者說文卷

十三下力部勱字注云勉力也周書曰用勱相我邦家讀若厲从力萬聲莫話切是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傳曰獨言眾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疏曰上有庶愼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愼官人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釋文曰詰起一反）

馬曰詰實也（釋文○案云馬曰注疏采釋文誤作實也从原本改）傳曰當治汝戎器兵器威懷竝設以升禹舊迹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

案曰馬云詰實也者說文詰訓問但左傳每言軍實則軍實故即以實訓詰也云陟禹之迹者禹弼成五服至于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要服以內爲中國分爲九州爲方七千里夏末既衰幅員減殺殷湯承之更置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州各方千里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鄭注云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王制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注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惟謂中國爾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禹承堯舜而然

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鄭必以王制所言爲殷制者以中國方三千里上稽之唐虞及夏初疆域皆不合下考之周禮亦不符故推以爲殷湯承夏之衰而然周公輔成王致太平復禹之舊分其五服爲九亦爲方萬里亦以要服之內方七千里爲九州故曰陟禹之迹也周禮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是周之九

爲方萬里也又大行人職所說與職方氏同而以蠻服爲要服其下乃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于要服下言九州之外則要服之內爲九州矣鄭注泉陶謨云禹敷土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面各五千里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于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其弼當男服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其弼當衛服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藩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方萬里是周之九服即禹弼成之五服而分爲九者也傳以耿光爲光明者杜林說耿光也從光聖省聲是也說文曰凡字皆左形右聲杜

說非也考蔡邕石經作鮮光故許氏不從其說外傳曰其光耿于民矣王逸楚辭章句曰耿明也光也鄭注中庸曰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本訓明故亦可言小然則耿光卽光明杜林傳漆書古文必得其實作鮮光者非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傳曰并告太史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于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疏曰成十一季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矦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案曰傳以蘇公爲武王司寇忿生封蘇國疏引左傳封溫者是劉子單子語詩小雅何人斯序蘇公刺暴公也傳蘇畿內國名疏云蘇忿生之後蘇國在溫隱十一季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等十二邑杜預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溫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畿內也春秋蘇稱子此云公者子爵爲三公也漢志河內郡溫縣故國己姓蘇忿生所封與傳及杜預合也溫縣今屬河南懷慶府隸釋卷十二荆州從事苑鎮碑云膺姿管蘇洪适云范史言律謝皋蘇注以蘇爲忿

生此云管蘇謂夷吾與忿生也然則忿生固所稱善于刑法者故周公命太史用其法也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七終

靈川秦培瑔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